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尚

朱士行一
支孝龍二
康僧淵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潛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蘭九
于法開十
于道邃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法義十三
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常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長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
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
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
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晉言法
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
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
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地主
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
咎也王即不聽齎經士行深懷痛心
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
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
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
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
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
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河南居士
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子
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
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
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
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為
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
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
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景心

本十四卷續合爲二十卷士行遂
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
之薪盡火滅尸猶能全衆咸驚異乃
咒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
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
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
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
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
以爲至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
知音之交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
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
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
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
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
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
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
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
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
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效仰雲泉
彌漫蘭風肹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
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
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
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
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
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
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
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譯經錄今行
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
處常乞匃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
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之曛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琅琊王茂弘以鼻
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鬱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群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
填委後卒於寺焉
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
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稟時依
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曇
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
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
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還
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偽趙
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鹿苑之處慨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
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
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
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
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横
舉房臭穢朗謂其偶曰出家同道以
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
乃停六日為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
此房中皆是香花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
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
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高僧傳卷第四 [illegible]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期功業尚
少未然未得所獲當還眞丹國作大法
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尋精
業道雅朗更從諸國研尋經論後還
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
終孫綽爲之贊曰人亦有言瑜璞弗
藏朗公冏冏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
微辯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
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
心出家事朗爲師思學有功特善禪
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
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爲像朝夕礼事
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卽
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絶懸
鑒過人依竺法護爲沙弥淸眞有志
氣護甚嘉焉護旣道被關中且資財
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
道德爲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未荅
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卽語曰和上意
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
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爲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
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
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勌使夫
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
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
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
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
士季顒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
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
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
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
故孫綽贊曰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
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彫飾照足開
矇懷抱之內豁尒每融潛伏膺已後
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
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
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
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
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
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
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
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是

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跡剡
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
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
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
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
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
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
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
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
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礼彌篤潛嘗
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
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
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
素篤信經典每加祗崇造以師資之
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祀潛雖復從運
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仰山
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
支遁遣使求買仰山之側沃洲小嶺
欲為幽棲之處潛答云欲來輒給豈
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麗道人
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
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
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

潛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
今在剡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義高栖晧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
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武詔曰深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
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
篤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
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万星馳驛
送孫綽以深比劉伯倫論云公道
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
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
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
友志業强正博通衆典嘗從深受阿
毗曇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
剡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
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
功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
筆道過識識共昕各作右軍草傍人竊
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甚見重之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賛

晁

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閔氏陳留人或云
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
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
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
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
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
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
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
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
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
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
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
逸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
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
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
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
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
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
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
篇羣儒舊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
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

廣

以悵悵人生如寄可須風孫得道之事
殆為都盡終日感感惆事惆悵難遣
君未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可此
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
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
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道名未之信謂
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道既還剡
經由于郡王故詣道觀其風力既至王
謂道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道乃作數
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衿
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
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
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
有惰者道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
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為淹滯弱喪神
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
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
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
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
志無為寮朗三藏融冶六衡空同五
陰豁虛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
覺既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是

彩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
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己
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
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
遊心禪苑木喰澗飲浪志無生乃注
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
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追蹤馬
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
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
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
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
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
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
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
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
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遁
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乃徐曰貧
道與君別来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
慚而退焉乃歎曰實緇鉢之王何也
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
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
曰亹亹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
浩實有慚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悬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道
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
告辭曰道頓首言敢以不才布風世
表未能撤後用慚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聖彫純反朴絕欲歸宗遊虛
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
外王之化諧無胥之樂以自得為和焉
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無恤之衷永
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
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
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逆軌探其
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勌道遊靈摸日
昃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
風既邵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
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妖誣尋立禱
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涅奮宏轡於夷
路若然者太山不濟季氏之旅得一
以成靈王者非圓丘而不禋得一以
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奉神神而咒不加靈玄
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

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字常無為
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
典刑窾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恵則貴
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弛公
器以廠神意提詮衡以擬真量所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
與世異榮棄蹤長昇湫流清谿綆縷
畢世絶覲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
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
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
賓礼崇以徽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
拘新不足對揚玄摸允塞視聽踧踖
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
魏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
人動靜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
困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僶俛感若
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廢落延
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時蒙放
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
露板以聞中其愚管累粮望路伏待
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豊厚
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
前至近遁而坐謝万石後至值蔡
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張　廣

是

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
慕如此既而収迹剡山畢命林澤
人嘗有遺遁馬者遁愛而養之時
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
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冲
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
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
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
投卵於地㲉破鶵行頃之俱滅遁乃
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
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
意荅云謝安在昔數來見輙移旬日
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
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
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
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郗超為之
序傳袁宏為之銘贊周曇寶為之作
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
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
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
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
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
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

綿綿不墜氣運俱盡耳道有同學法虔
精理入神先道亡道歎曰昔匠石廢
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己求
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
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
之落筆而卒凡道所著文翰集有十
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
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
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
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
求法問道必在眾先迄在冠年風神
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
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冰雪甚厲
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
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
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
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
甌遠矚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
華寺是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
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
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
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欻然歎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沙門支道遁立像讃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馴洽虎兕别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旦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郄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晃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極辯故孫綽
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蘩斑如
在場芬若偕潦于威明發不然遐討
有標其名撫愧懷抱開晉使威出都
經過山陰支道一正講小品開語威言
道林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語攻
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
正值道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遂
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来
耶故東山喭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
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
還東山帝戀德慇懃贈錢絹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
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
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目曰才
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
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
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論護公常稱遂高簡雅素有古人之
風若不無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蘭
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
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
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
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
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
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
以遂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遂有
清令之譽何得為疋孫綽曰雖迹有窪
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
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
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
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
稱加又敏而好學篤志經記而尤長
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
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
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
山茅庵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
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
每盤遊極日輒信宿忘歸披衿頓契自
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餘年傾盖于兹不覺老之將
至後淳之別遂崇咏曰晧然之氣猶在
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
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
云時剡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
瑯瑘人晉丞相導之弟弱年信悟避
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
浴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
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
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
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
幼而頴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
門從深受學遂刃衆典尤善法花後
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
承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
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
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
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
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
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
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
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有四矣帝以錢十万買新亭崗爲墓
起塔三級義弟子曇奘於墓所立寺
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
鑾旆至止式宫此寺及登禅復幸禅堂
因爲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謡
云錢唐出天子乃禅堂之謂故中興
禅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
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
神情爽拔卓尒異人性度温和郷鄰
所羡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礼求同郡
楊德慎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華
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
之日卽相許焉未及成礼苕華母亡頃
之苕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遂覩世代
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
度迹抗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
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
謂髮膚不可傷毁宗祀不可頓廢令
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發盛
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
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
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

高僧傳卷第四　第十二張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過隙榮華豈不
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
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
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
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
道以濟万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
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
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
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
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
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曄曄之
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
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
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
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
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
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
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
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去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己尋云已恤他度既志懷
匪石不可迴轉若華感悟亦起深信
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
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
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
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四　第二十三張　廣